



恋恋青衫系列

台湾 艾莎

龍方正東

4-191
PDG

楔子

龙,是中国最大的神物,也可说是最大的吉祥物。几千年来,它无一刻离开过中国人的生活,历代朝野士庶都尊它为动物之长乃至万灵之长。

《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粗,能短能长。春分而升天,秋分而潜渊。”

由古至令,龙族一再为世代人们所相传歌颂。位于中国大陆北平西郊,神秘色彩的龙氏一族正蛰伏于此处,藏于名胜古代建筑宏伟精巧之颐和园深处,隐密的位于西北隅之龙穴所在。

“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管理龙穴且德高望重之三蟒长老——“忠”、“仁”、“勇”,由庞大的龙氏中精选出四位真龙天子管理从黄帝、尧、舜……传延至今的庞大产业,以北平龙穴之所在为中心,而让偌大产业扩张至东、西、南、北等四处方位。

东方正龙——龙狴狂,经营龙氏位于亚洲香港、台湾之广告事业,办事独断之手腕获得各方企业界

东方正龙

人士的敬畏，个性冷漠严峻、不苟言笑，现年二十八岁。

西方升龙——龙猗猗，经营龙氏位于欧洲法国巴黎之香水事业，特殊的见解独创出震慑人心、沁人心脾的芬芳香水，广受世界人们喜爱，拥有法国绅士的热情、性子急躁，现年二十二岁。

南方行龙——龙猗猗，经营龙氏位于澳洲、纽西‘奥克’之龙氏农场，年少轻狂的管理手腕使龙氏农场在短短数年间窜升上世界企业排名第三，个性高深莫测、狂傲不羁，现年十九岁。

北方团龙——龙猗猗，经营龙氏位于美洲美国旧金山之龙氏矿业，柔和应对尔虞我诈的商场，不断开发出一座座金山、众山，财富日趋壮硕庞大，脾气温和、娘娘腔、四位龙子当中最为懦弱胆小，现年二十六岁。

而龙氏一族最特殊的并不是他们磅礴且富可敌国的势力，而是那十分美丽亮眼的五项龙族圣物。其中最珍贵、由黄金铸造成不朽的“龙心”摆放于中国大陆北平的龙穴当中，而另外其他部分各自由四位龙子保有。东方龙子保有黄金“龙须”、西方龙子保有黄金“龙鳞”、南方龙子保有黄金“龙角”、北方龙子保有黄金“龙目”！这五样宝物十分受到各方覬覦。

近日，龙穴卦象显示出——

东方——

翔凤乘龙两姓偶，好花圆月百年泰。

※

※

※

二十年前 大陆北平 龙穴

热闹非凡的黑夜中矗立着一幢灯火通明的第宅，龙族在今夜率先将未来神圣的东方正龙挑选而出。

宽敞的大厅中央，正伫立着一名八岁小男孩，男孩身着高贵不凡的精致龙袍，稚嫩年幼的脸蛋上镶着一双精明且睿智的黑色星眸，浑身散发着一股帝王般的气势及优雅。

龙族破例率先挑选出东方正龙，实则是因男孩不凡的气焰，他是个发光体、是个天生的帝王，不容人忽略。所以，他，八岁的龙狴狂俨然已成为未来领导着庞大的龙族抵达世界巅峰的龙族之傲！

“十二年后，你即将上任东方正龙的职位，而这位……是龙族为你挑选的新娘，也是你命运的凤凰。”身旁的勇蟒长老莞尔将一名怯生生的五岁小女孩推至紧抿着唇、冷淡寡言的龙狴狂眼前。

龙狴狂挑了挑眉，对于此项命令，他并无多大的

东 方 正 龙

兴致去驳斥违抗，他懒懒的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脸庞上仍残留着方未拭干的泪痕，带着颤抖的语音说道：“莫心……语。”小小乳白的贝齿紧咬着红嫩嫩的唇瓣儿，她柔软泛白的手指紧揪着身旁勇蟒长老的衣袍，死也不肯放开身旁唯一的依靠。

“为什么哭？”龙狴狂手一扬，温暖的小手已带着不悦揩去她的泪水。心想，女孩子总是这样，哭哭啼啼……啧，真讨厌！

莫心语扁着小嘴，“要你管。”

龙狴狂冷冷淡淡的瞥了眼出言反抗他的莫心语，他强硬的牵起她的小手急欲向外走，并撂下一句话，“我有话要跟我的小新娘说，你们待在这等我一下。”语毕，他不管众人的错愕便拉着不停急欲挣脱出他手掌的她走向偌大的庭院。



事情发展太疾速！

正当龙狴狂拉着莫心语到庭院之际，两道迅雷不及掩耳的黑影便已将他俩小小的身躯掳掠而越过龙穴重重精密的机关。

他们被绑架了！

“别打她！”龙狴狂矮小的身躯挺至被打骂的莫

心语身前。

“哦？你这小子倒是满有骨气的。”男人语意恶劣且露出坏坏的一笑，变态的抓起已奄奄一息的莫心语，将她毫无能力反抗的身躯抓着腾空。“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她。”说着，男人已将莫心语的身躯丢至身后偌大的池水之中，暗夜的池水衬着莫心语垂死的挣扎，夜风呼呼吹啸，刺骨的传达着死亡的阴暗……

龙狴狂想跳下去救她，但是，双手双脚被绳索紧紧捆绑而无法动弹，直到莫心语的身躯渐渐沉下池中，他惊惧的张大双目，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残忍打击——死亡。“不！”

倏然，一道黑影快疾的跃下池中，将莫心语救起，并对她做了急救，捡回了她一条生命。那名男子愤怒的上前，一拳殴击方才那名恶劣变态的男人。“你搞什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狠狠瞪视着跌坐至地上的男人，怒骂着。尔后，他抱起趴伏于地上的莫心语，并上前将绑着龙狴狂双脚的绳索解开。“小鬼，跟上来。”

龙狴狂亦步亦趋的尾随着扛着莫心语的男子走进一幢漆黑的小木屋。他见男子将莫心语发颤的身躯放置于小木屋中唯一的一张木板床上，便起身走至门边道：

东 方 正 龙

“小鬼，如果你想让那个小女孩死，你就尽管逃。”言毕，男子狠忍的将木屋锁上便离开。

龙狴狂愤慨的瞪着紧闭的门扉，直到耳边传来莫心语的阵阵呻吟，他才回首，关切的凝视着她惨白的小脸蛋，“你怎么样？”

“我是不是会去天堂……天使会把我带到天堂吗？”莫心语气若游丝的呢喃着，她咳了咳，嘴角缓缓渗出了鲜红的血丝，“我肚子好痛……好痛……”

一定是刚才被那个王八蛋踢到肚子。后果。龙狴狂气闷又心急的上前将莫心语搂入怀中轻哄道：“乖乖，不痛……不会痛的，我会陪你，不会痛的……”

莫心语小手紧揪着龙狴狂的衣领，强忍着腹部的剧烈疼痛，甜甜笑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见面时，我会哭吗？”见他摇首，她再说：“或许囊快上天堂了，所以……我一定要给你看！”

她将鲜艳且湿透的衣服敞开，由木造窗棂所渗透而入的银色月光洒照下，一只舞跃生动的火焰凤凰清晰的呈现于她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粉嫩肌肤上，那双似乎正舞动的双翅正烙于她的双肩、凤头则烙于她的锁骨中央、凤凰长而美丽的尾翼则是烙于她的背脊……

“这是……”好漂亮！他眯起双眸，迷炫于她刹

那间的美丽。

“为了成为你命中之风的证明，刺上它可是很痛的呢。”莫心语半喷半怒，而腹中传来的阵阵剧痛却又让她忍不住的呻吟出声。“我也许要上天堂了吧……咳、咳……”

“你要永远陪着我，我不准你上天堂。”他不要她离开他！

“好痛……好痛啊……”她将头颅埋进他的胸怀之中啜泣，但却止不住那一阵比一阵更剧烈的疼痛。

正当龙狴狂不知如何是好之时，方才那两名男子神色惨白的窜入小木屋。

“带走那个女的，我有新计划了。”其中一名男子目露凶光的瞪视着龙狴狂，眸中透露而出的强烈杀戮令人不由得打冷颤，但龙狴狂却毫不畏惧的直视着他。

下达命令的男子甩了龙狴狂一巴掌，将他小小的身躯打离了莫心语的身旁，并将莫心语的身躯掳起，两道黑影又再次疾速窜离。

龙狴狂奔出屋外欲追去，只见龙族一向快、狠、准的保镖已追踪抵达，他眨了眨眼睑，脑袋因方才那男子所甩的巴掌而晕眩，他勉强的说：“快追，她被捉……走了……”他不支的倒地晕厥，脑海中闪过莫心语怯生生的含泪面容。

混乱的黑夜、热闹非凡的黑夜，藏着无数难闻的血腥及杀戮，在龙狴狂的心目中撬开了一道难缝的伤痕。

永难忘怀的八岁仲夏之夜……

第一章

香港九龙

闷热闷燥的仲夏夜。

凉湿的室内空气中，一具健硕迷人的身躯散发着一股灼热室人的热气，与四周的冷凉空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该死！他快疯了。

床上辗转难眠的男人忍俊不住的低咒了声，起身用力扯开丝质凉被，打着赤膊坐于床沿，静默的空气中，和着由男人鼻息间所传达而出的浓重喘息，沉重而疲惫，他浑身是汗，像是方才做完剧烈运动一般。

夜中，男人渐缓抬首，在交叠的双掌缝隙间，露出一双蕴藏着疼痛的鹰眸。那该死缠绕了他整整二十年的恶梦每每总在闷热的仲夏夜侵入他的脑海，扰得他无法安眠入睡。整个脑子全是一片紊乱，梦中，总是有一名小女孩的嘤嘤啜泣声，但那小女孩的脸庞却总是模糊不清……

他不清楚八岁那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东方正龙

他仅仅晓得，在八岁那年，他大病了一场，待他痊愈之时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每当他问起他八岁那年究竟经历过何事，每个人都是噤声回避，而这恶梦，便也伴随着他成长了二十年，他永远都不清楚梦境之中所发生的事。

龙狴狂冷冷哼笑，起身迈开修长健劲的双腿走至一楼吧台，取出一瓶伏特加，举杯豪饮。骤然，刺眼的灯光亮起，他不悦的眯起双眸，微敛双眉看向灯源处，只见三蟒长老忧心的迈步走向他，他的双眉不免再紧蹙。

“东方正龙，你又被恶梦侵扰而睡不着？”勇蟒长老关切询问。

冷淡的轻应了声，他再次举杯饮下一杯烈酒，企图将侵入他骨髓、沁入他血液之中的女孩图象抹煞。

“喝酒对身体不好。”仁蟒长老皱眉，一把夺过龙狴狂手中的水晶酒杯。

龙狴狂手劲如风的再次将仁蟒长老手中的水晶酒杯夺回，他一双蕴含着苦涩的鹰眸笔直的射向三蟒长老：“除非你们告诉我答案，否则我永远无法得知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何会作着那种莫名其妙的梦。”

一句话，堵住了三蟒长老的叨念，他们三人面面相觑，尔后，忠蟒长老语重心长的说道：“东方正龙，

这阵子龙演卦象正显示出东方上空闪烁灾星，而唯一解破灾难的方法便是寻找出你的命中之风，唯有龙凤合一，灾难便删除……”

“别说废话，我不想听。”龙狴狂冷漠的再次彻底刺回，干脆的止住了这些日子三蟒长老不停罗唆反复的话语。

“我想……”勇蟒长老顿了下语气，再说道：“我们为你安排一位心理医生帮你治疗，搞不好你便可以治好这多年来不断困扰着你的恶梦了。”

心理医生？龙狴狂挑起眉梢，不置可否的瞥了瞥兴致勃勃的三蟒长老。

“随你们。”损下三字，他起身上楼，或许弄些酒精醺醉，方能好些入睡，至于那心理医生？啧，若能够将他这伴着他成长二十年的梦魇消匿……他无心多想，躺下床铺，沉入梦乡，而梦中女孩的泪颜再度不厌其烦的侵扰着他，一整夜、一整夜……

※ ※ ※

日本新宿

樱花雨，真美。

伫立于樱花园的一抹粉红身影，伴着随风飘落的樱花花瓣而散发出一股清新典雅的气息，令人深

东 方 正 龙

深着迷于此情此景。

黑泽茉莉优美的唇瓣勾起一丝调皮弧线，伸出洁白嫩滑的柔荑，让由上方缓缓飘落而下的粉红色樱花花瓣置于掌心，张大水灵灵的双眸细细观赏。她，黑泽茉莉并不是一名美丽得令人妖艳的女子，相反的，她五官只能称得上清秀，而深深让人为她着迷、受她吸引的则是她全身上下所散发的那股沉静气质及典雅优美的举手投足。

如此完美且教养甚好的女孩，仿佛是上流贵族世家所调教而出的千金小姐，但黑泽茉莉并不是贵族千金，她是日本黑道黑泽家的女儿。

黑泽，这个姓氏在日本代表着庞大的黑道势力。她的父亲，黑泽刃，白手起家，在黑道闯出非常惊人的地位。黑泽刃并没有将他一手打造创立的江山势力命名，但道上的兄弟无不对“黑泽”这个姓氏有所敬畏。

在日本，触犯黑泽，唯有死！没人敢招惹黑泽，而新上任接手黑泽的人，黑泽风，则是黑泽刃唯一的儿子，也是黑泽茉莉的哥哥，他是一名冷酷的男人，行事的作风甚至比黑泽刃更加狠厉！

黑泽茉莉喟叹了声，摊开手心，掌心中的花瓣便随风飘离，踏着木屐漫步于庭园之中。她身上粉红色的和服一直是她所钟爱的一件衣服，因为她一直

很喜欢樱花，每当她穿着这件彩绣着精致的粉红色樱花瓣的和服时，她就仿佛能够与樱花融成一体，随风飘向远方……

思绪一阵迷离飘远，直到一记噪音将她唤回，她才回首，一见来人，便微露嫣然腼腆的笑容，恬静的问：“有事吗？”

“茉莉小姐，老爷有事，找你到偏厅凉苑。”日下哲，黑泽刃的心腹及左右手，也是黑泽茉莉的贴身保镖。

“是。”黑泽茉莉微颌首，缓慢的举步迈向偌大第宅的西方而去。而日下哲则是随身紧跟，她莞尔一笑，直到她走入凉苑内，日下哲方才退去。她走入木造长廊，在一扇黑色木门前，她才跪下，遵守礼教的轻启门扉，再转身跪入门内，将门轻合后起身走至木桌之前跪坐于蓝紫软垫上。

“父亲。”黑泽茉莉轻声叫着背对着她的男人。

黑泽刃闻声，便转身走上前，亦跪坐于软垫上，隔着一张木桌的距离直视着黑泽茉莉。“茉莉，你今年几岁？”

“二十五岁了，父亲。”她轻声答道。

二十年了……黑泽刃沉吟半晌，尔后说道：“茉莉，我要你到香港去为我完成一项任务。”

黑泽茉莉闻言，沉静的面容微微苍白。“父亲，

我不会贩毒，更不会走私。”

黑泽刃先是顿了下，之后便仰首发噱，“乖女儿，父亲怎么会让你去做那些危险的事，况且你一个女孩家，是做不来的。”笑睇着黑泽茉莉赧红的容颜，他压下满腔笑意，一本正经说道：“我要你到香港，开业当心理医生，而我要你看的病人，便是龙狴狂。”

“龙狴狂？”黑泽茉莉疑惑的呢喃说着，见黑泽刃颌首，她再次蹙眉。“父亲，难道您要我去学习心理学便只为了要医好龙狴狂这个病人？”

他摇头。七年前，得知了龙狴狂会莫名其妙的在夜晚作恶梦而无法医治，他便决定让黑泽茉莉去学习心理学及中文，并取得心理医生的执照。据昨天收到最新消息，龙族的三鳞长老已开始为龙狴狂过滤挑选心理医生，而黑泽茉莉为他效力的一天总算到了。

“茉莉，我要你接近他、认识他之后，由他身边偷走一项物品——龙族圣物，黄金龙须。”看着黑泽茉莉瞠目结舌，他轻叹，这小妮子从小便厌恶这些在她眼中属污秽做法的事，举凡偷、抢、杀、贩毒、走私……

黑泽茉莉紧咬下唇，轻轻摇头，抗拒了黑泽刃的命令。“父亲，偷窃是不对的行为，我不会去做的，您可以让哥哥去做，就是别要我去做。”

“是你的话比戏好进行。”让她去，祸喜参半，根据他所得到的信息，龙族这一年的四位龙子各自有所灾难，而这灾难便是女灾，若黑泽茉莉前去能够成功的突破龙狴狂的心防，那他便可以得到觊觎已久的龙族圣物。但，若黑泽茉莉失败，也罢，让他们两败俱伤也不错。黑泽刃嘴角轻弯出一道残忍冷血的弧线。

又来了！她微微颤抖着，接受着父亲这般冷冽的视线，打从她有意识到父亲总是以着一双冷情眸光直视着她时，她已经五岁了，那时，她生了好重、好重的病，什么都忘了，只知父亲冷漠的态度、冷然毫无温度的亲情总是让她惧怕。“但是父亲……”即使是如此惧怕着父亲，她仍是要反对。

“嗯？”他眉一挑，强大冷漠的气势已压得她喘不过气。

“父亲，我……”她哀求的目光在触及黑泽刃瞬间冰封起温度的双眸之际，顿时软弱了下坚持的意志。“是的，父亲。”

“很好，一个礼拜之后，我要你到香港，到时，一切都有人会为你安排好，你只要记住接近龙狴狂，并由他身边偷回黄金龙须，知道吗？”黑泽刃的强势命令让黑泽茉莉无法反驳。

黑泽茉莉垂下细长的双眸，“知道了。”

“你下去吧。”黑泽刃得意的再次扬起笑容，若是拥有了尊贵至高的龙族圣物，那他便可以呼风唤雨，龙族的势力何其磅礴呵！

黑泽茉莉紧抿了泛白的唇瓣，血色遽然退下她原本嫣红的双颊。静静的退出房外，走出凉苑之时，她不禁抬首望向苍穹，眸光又再次迷离飘远……七年前，父亲将她送至香港学习心理学及中文时，她已知父亲的眼中唯有蕴藏着无限的野心及冷情。她无法了解父亲的想法，只知父亲要她做，她便得做，在这家族，她永远都没有违抗父亲的权利。

再次走向枫花园之时，天色已渐渐昏暗，她有时甚至怀疑自己不是父亲的女儿，在她心灵深处的一隅总是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对着她说，这不是她所该待的地方，属于她的并不是此地。

冥想之际，一只大掌充满掠夺性的掬起她粉嫩的下颚，强迫她抬头望向上方那双带满蛮横抢夺般的炽热瞳眸。黑泽茉莉艰涩的插了插眼睫毛，企图掩去眸中显而易见的惧骇及不知所措。

“茉莉，你在逃避我。”黑泽风莞尔，看着自己妹妹清秀典雅的细致五官，有些着迷。

“哥哥，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她一向平静无波、淡然恬静的脸庞终于有丝变化，眉心微微聚微。脑海中浮现她永远无法遗忘七年前的那一个夏天